

如何以“皇上终于翻了我的绿头牌”为开头，写一个故事？

皇上终于翻了我的绿头牌。

我一激动，下腹一股热流，来了。

我有病，不是大病，月经不调。

因为此事，我成了敬事房的常客。

敬事房公公隔三岔五地传唤我，纸烟一卷，二郎腿一翘，就问：「走了没？」

我擦亮火柴，凑上去点火，「走了，走了，劳烦您紧着安排。」

公公吐出一个烟圈儿，通体舒畅。

「小主啊，您这都几回了？一激动就流血的毛病什么时候能好？」

我陪着笑脸，「您多担待，村里就我一个出息孩子，全指着我养家糊口了。下次，下次一定！」

「您还想有下次？」公公老眼一眯，暗戳戳道：「杂家能上你的牌子，可皇上不翻能怎么办？」

我掏出一锭银子，硬往人手里塞。

「拿走！拿走！不要！」公公三下五除二，给我轰出了敬事房。

我叫赵春瑛，是个答应。

入宫以来，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身边换过三届宫女。

第一任，侍寝那晚，我来了月事，被她抢了先。

第二任，侍寝那晚，我来了月事，被她抢了先。

第三任，侍寝那晚，我来了月事——

好了，不说了，真没意思。

我有个外号，叫「龙床后勤部主任」。

有野心的女人，从我手里走一遭，铁定给她送到龙床上去。

正所谓，流水的女人，铁打的春瑛。

我和我的小雀宫，坐落在皇宫东北角，是本朝最前卫的后妃培养基地。

如果说，一开始，让丫鬟爬了龙床是一场意外，那么后续接二连三的爬床，则是我苦心孤诣的谋划。

你看，我身上穿的，兰美人孝敬的江南云锦；脚上蹬的，是秋婕妤亲手绣的锦靴。

不用费劲巴拉固宠，一切唾手可得，我尝到了好处，敬事房的公公也尝到了好处。

后来，我在皇宫打出了招牌：春璫出品，必属精品。

宫里拉纤保媒第一人，靠着我的几位女人一夜暴富后，我开始在皇宫横着走。

在敬事房碰了壁，我垂头丧气地走在宫道上，迎面撞上一人。

「大胆！梅贵人在此，还不跪下？」

我眼皮一掀，她是我的前任丫鬟，小梅。

小梅酸溜溜道：「哟，这不是璫妹妹吗？刚从敬事房出来？这次换谁了？」

我：「……」

恭喜她，即将迎来一位新姐妹，香秀。

香秀可比她厉害多了，曲儿唱得好，身段也软，嘴甜会说话，有眼力见儿。

于是，继梅、兰、秋三位宫女之后，香秀一炮而红，侍奉三日，直接封了香妃。

梅贵人生气呀，得了机会就在我面前刷存在感。

当初我为了把她送上去，鸡打鸣就喊她起来练仪态，饭还不管饱，晚上逼着她挑灯夜读，她定然恨透了我。

她见我一副木讷的样子，气得拂袖离去。

我出了名，小雀宫门庭若市，各路牛马明里暗里想让我帮衬一把。

晌午又来了一波，等着我挑个称心如意的带在身边培养。

我坐在群花之间，打眼一扫，心想一届不如一届，没一个能打的。

我端着香妃送来的雪顶毛尖轻啜一口，「就她了。」

一个脑子不怎么灵光，长相还不错的丫头。

听说是某位娘娘的亲眷，宫里的老人几年老色衰，想尽了法子固宠。

我选她没别的原因，人家送得好东西多啊。

没选上的垂头丧气。

选上的未见有多高兴。

她叫夏小炮。

我不明白皇亲贵胄，哪里淘来如此接地气的名字？

夏小炮告诉我，她头上两个哥哥。一个叫夏大炮，一个叫夏二炮，到她这了，本该叫三炮。

三炮听起来像骂人，就叫小炮了。

她们一家都是远房，跟京城八竿子打不着，老娘娘家里清一色男丁，好事儿才落到她头上。

我润了润嗓子，「你得改名。」

将来皇上瞧上她，情意正浓，一开口「炮儿」算怎么回事？

夏小炮不太愿意。

我说：「就当取个艺名，不然等你火了，封个炮妃什么的，我可不管。」

夏小炮开了窍，改名叫「夏宝儿」。

正说着话呢，小梅趾高气扬的闯进来，「赵春瑛，你什么意思？」

我一头雾水，「什么什么意思？」

她眼尖地看见我手里的毛尖，一拳打翻，尖叫道：「凭什么你只管香秀！」

我站起来，抖了抖裙子，「资源倾斜，不是很正常吗？」

人家是香妃，那能比吗？

小梅一跺脚，一咬牙，「我不管，琴谱的孤本我也要！」

「都说了是孤本，哪有第二份。」

小梅面目狰狞，「赵春瑛！你不给我，我就弄死她！」

她指向了小炮。

小炮无处可躲，站在那儿瑟瑟发抖。

「你拿新人撒什么气？」我挠挠头，翻箱倒柜，终于找到本不知年头的琴谱打发了她。

我安慰道：「你别管她，她就那个性子。」

小炮那老鼠胆子不禁吓，还是病了。

要知道，我的时间最是金贵，每分每秒都在流失银子。

我等不起她，只好亲自上阵。

感情我替她培养，最后她只管爬龙床就是。

我围了块面纱，天天往御花园的犄角旮旯里跑。

「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这句话，背得滚瓜烂熟，动辄发癲似的扑通跪在地上，神叨叨念出一句。

直到第十四天，我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次偶遇。

我念完诗句，一道清润好听的声音从旁边飘过来，「姑娘，地上都砸出坑了，还念呢？」

我循声望去，眉眼清秀，轮廓分明，不是皇上是谁？可是我认识他，他却不认识我。

我占得了先机。

「你看了几天，不还是看吗？」

他笑着说：「我是好奇，一个人的记性得差到什么地步，天天念叨这么一句。我改天给你弄个文殊菩萨供在这儿，不能让你白跪呀。」

我昂起头，中气十足道：「关你屁事，我夏宝儿做事，还轮不到你来插嘴。」

「夏宝儿。」他细细品味了一番，不仅不生气，倒背着手笑道，「我观察你很久了，你是不是……只会这一句啊……」

「我还会别的。」

「说来听听。」

「鹅鹅鹅。」

他一愣，拍腿大笑，「你笑什么？」

我冷眼看着他，说道：「我没笑，念诗呢。」

好歹是个皇帝，能不能尊重一下别人？

我不理他，沉浸在诗海中，动情地吟哦：「鹅鹅鹅，曲颈儿向天歌。」

他眉头又皱紧了，「项。」

「像什么？」我问。

他说，「曲颈向天歌，谁教你的曲颈儿？」

我突然起身，「我不念了。」

「别啊！」他拉住我，「好好的，怎么不念了。」

「我说一句，你有十句等着我，你能，你来念。」

「咦——」他拉长语调。

我？？？

有病？

他凑近我耳边，洋洋得意道：「我会的你指定听不懂。」

「比如？」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他念完，俊眉一挑，「怎么样？」

我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抓起了外袍，「我有事，明天再说。」

他在后面大笑，「夏宝儿，有本事吹，别跑啊。」

回去后，我脸色阴沉地蹲在床边，吓得刚醒来的夏小炮打了个哆嗦，怯生生地问：「姐姐……有……有何吩咐？」

我皱起眉，语气僵硬，「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诗？」

「哪句？」

「奶大。」

「啊？」

我在胸口比量一番，「奶大。」

见她一头雾水，我继续道：「还有什么欲，什么刚……」

夏小炮咽了口唾沫，小脸酡红，「姐姐，这诗不正经。」

她凑过来，不好意思地开口，「我们村口，经常聚着一群野男人，他们就是……」

夏小炮用手在胸前比量一下，「就喜欢说，奶大。」

如果给我一支烟，我能吐出一个完美的烟圈儿。

「行了，我知道了。」我拿起绣篮里的剪子，问道，「你这剪子，锋不锋利？」

「刚……刚磨得……」夏小炮小心翼翼地问道，「姐姐想……想干什么？」

「有只虫子不安分，我——」

咔嚓！

剪子一合。

「——剪了他。」

第二日，他如约而至。

他们男人，就喜欢搞点刺激的。

果然，灰墙里硬生生给造出个龛位，镶了一座文殊菩萨。

如果我没记错，这面墙，是梅贵人宫里的外墙。

夺笋啊。

萧时昀笑咪咪地看着我，「怎么样？说到做到。」

说完探了探头，「怎么带剪子来了？不用剪彩，不用剪彩。」

我立起剪子，「您客气，我剪人。」

之后，树林里响起了男人的惊呼。

我拿着剪子在后面追，萧时昀嗷嗷喊，「饶命！」

咔嚓！

「我让你奶大！」

咔嚓！

「我让你又欲又刚！」

咔嚓！

萧时昀气得大喊：「夏宝儿！你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咔嚓！

最近宫里流出了传言——闹鬼。

先说梅贵人宫外的墙里，莫名其妙多了一尊文殊菩萨。

还有宫女听见剪刀咔嚓声，和男子惨叫声。

他们说，是惨死宫中的老太监没和自己的宝贝葬在一起，冤魂作祟，找到阳间来了。

「老太监」本人拿着书本跟我犟，他一口咬定自己没调戏我。

许是我俩争执声太大，引来了皇宫侍卫。

梅贵人领着丫鬟气急败坏地翻墙而过时，喊道：「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我今天就扒了你的皮！」

萧时昀将我往前一推，用袖子挡着脸落荒而逃。

梅贵人鞋底都踹翻了，指着凹进去的佛龕，怒极而笑：「好啊！赵春瑛，你什么意思！方我？」

丫鬟捂嘴火上浇油：「娘娘，这叫挖墙脚！」

嘿，还真叫她猜对了，可不就挖墙脚吗？

这话我不敢说，梅贵人早已暴跳如雷，「赵春瑛！你欺人太甚！不仅咒我，还与太监苟合！来人！给本宫拿下！」

一群人不由分说，给我拘起来，我一边走，一边对梅贵人语重心长道：「少安勿躁，皇上不喜欢你这样。」

梅贵人冷笑道：「那我走？赵春瑛，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教我做事。」

梅贵人宫里有一间柴房，奇冷无比，我就被扔在里头，天色擦黑，我贴着门缝听外面的动静。

外面乱糟糟的，我仔细听了好一会儿，竟然是萧时昀来了。

他站在外头，也不进屋，咳嗽一声，对着温柔小意的梅贵人深情款款道：「听说你抓了个小贼，朕得会会她！」

梅贵人干笑两声，「不是什么大事，臣妾自己料理吧。」

梅贵人那蠢货怎么斗得过萧时昀啊，不一会败下阵来。

脚步声渐渐走进，我急得四处寻找藏身之处，若让他知道我假冒夏宝儿，定会怒火中烧，直捣老巢。

门吱呀一声开了，管事姑姑大惊：「娘娘！人不见了！」

梅贵人不咸不淡道：「定是贼人阴险狡诈，半路逃了。」

萧时昀笑眯眯道：「此处仅有一扇门通往外面，朕猜测，她是在哪躲着呢。」

萧时昀这傻子。

我躲在稻草底下，爬虫绕着我爬呀爬。

我赵春瑛风光无两，何时受过这等委屈，只听得萧时昀大手一挥，兴致昂扬，「来人，给朕翻个底朝天。」

于是，萧时昀不光凿了梅贵人的外墙，还抄了梅贵人的小厨房，我被抓的同时，她藏在墙角第三块青石砖下的私房钱也被搜出来了。

她看着捏在萧时昀手里的荷包，脸都气歪了，一生气，我和她的陈年恩怨全部抖搂出来。

萧时昀自始至终笑眯眯地听着，也不看我，等梅贵人说完，他慢悠悠道：

「你私设刑房，朕念在你年少无知的份上，既往不咎，但是这个人，朕得带走。」

梅贵人咬了咬牙，狠狠瞪我一眼，迟疑道：「皇上，她……她罪不至死……」

萧时昀诧异地挑起眉头，在她和我之间打量一番，招招手，命人把我拉走。

出了梅贵人的宫，他们突然将我放开，四散而去。

萧时昀步履平稳地走在前头，我低眉顺眼地跟在后头。

他突然住脚，仰着头故作深沉地问道：「你是夏宝儿？」

我干笑几声，「是，也不完全是。」

萧时昀又道：「你也别装聋作哑，朕记得你月事不调，要不是你给净事房塞了大把银子，朕都怀疑是故意避宠。」

什么意思，盯上我了呗？

「生意不错哈？」萧时昀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我圆滑惯了，顺口道：「托您的福。」

说完，空气一静，萧时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你敢给朕拉皮条？还送了三个？」

「那不是送，是她们抢的。」

萧时昀咂了咂嘴，「你还别说，从你宫里出来的人都不错。」

「……」

「好好干啊，春瑛，朕很满意。」

我一着急就说不出来话来，拍拍自己的胸脯，「我……我……我……」还想送一个。

「你？」他一愣，突然仰天大笑，「瞧朕的记性，怎么把你给忘了呢？」

他抬起戴着玉扳指的手，虚虚一指，「明天去敬事房上任吧。」

我：」？「

萧时昀黝黑的眼睛露着精光，「春瑛啊，朕下半身——下，下半生的幸福，就指望你了。」

果然是个色批……

我不想搭理他。

「哦，对了。」他临走前警告我，「老太监寻根的鬼故事，别扯到朕身上。朕不想风华正茂的年纪，被太后拎着耳朵臭骂。」

说完，他像是解决了一件天大的事，脚步轻快地走了。

皇宫第一位兼任净事房总管的妃子横空出世，一时间风光无两，成了宫中人人巴结的对象。

皇后，贵妃纷纷踏足此地，恩威并施，提点敲打。

送走几尊大神之后，小雀宫的门匾终于苦不堪言地发出了一声呻吟，轰然掉落。

当夜，净事房的公公挂着一脸谄媚的笑容，突然这对托盘儿走了进来。

「娘娘请翻牌儿。」

我受到了惊吓，萧时昀只说让我当总管，没说让我管翻牌儿呀。

怎么翻，才能两边都不得罪，这是个问题。

我颤巍巍地伸出手，翻了一块。

「小雀宫——赵春瑛。」

「恭喜娘娘。」太监笑嘻嘻道。

我不信邪，全翻过来。

清一色赵春瑛，真是让我「受宠若惊」。

「我……我来了……」我捂着肚子，做痛苦状。

「娘娘，您刚走干净，别诓奴才。」公公面带微笑，守住了出口。

就这样，我被人扒了，洗干净抬上了「梦寐以求」的龙床。

门吱呀一声，被人从外面推开。

萧时昀步态悠闲踱步而入，来到床边，低头笑着问我：「春瑛啊，感动不？」

「不敢动不敢动……」我扭了扭，一圈一圈滚进床里，最后被墙挡住，脸朝下压在褥子上。

萧时昀笑岔了气，提着被卷把我拎起来，「憋死你算了。」

「你不能睡我。」我说。

「为何？」

「新官上任第一天，就被上司潜规则，这……这有伤风化！」

「不伤不伤。」萧时昀给我捆严实，推进床里面去，「你看，召你三回都没来，朕特意记好你的日子，圆你一个梦。」

圆你妈妈。

第二日，我顶着两个黑眼圈从萧时昀的住所走出来，太阳一照，脚底发飘。

我摸了摸肚子，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到了中午，我带着连夜写好的秘籍，正跟小太监交头接耳。

「先印个五十册，卖得好再印。」我做贼似的将昨夜写好的「萧时的采访稿」塞进小太监怀里。

他为难道：「赵大人，您……您这个保真不？风险太大了呀，要是皇上的喜好流传出去，脑袋可……可就保不住了。」

「怕什么！」我瞋他一眼，「我头上有人！」

话还没说完，小雀宫的门被人撞开，皇后领着人浩浩荡荡地进来了。

「赵春瑛呢？赵春瑛在哪？」

我大力把小太监推出狗洞，拍拍膝盖上的土站起来，「娘娘，臣妾在这儿呢！」

皇后找了一圈，在犄角旮旯里看见了我，皱起眉头：「一介后宫嫔妃，为何站在茅厕旁边？」

皇后身边的宫女轻咳一声，「娘娘慎言，茅厕……不雅。」

皇后脸色一僵，羞恼道：「你给本宫过来！」

我摇摇头，挡住了身后的狗洞，「臣妾……闹肚子。」

「荒唐！闹肚子有恭桶，茅厕那是下人用的！」

我一本正经地信口胡诌，「恭桶太小了……一桶装不下……」

皇后脸都绿了，指着我浑身发颤，「如此粗鄙之人！竟然挂了绿头牌！反了天了，反了天了！」

那宫女赶忙顺气，「娘娘！谨言慎行！谨言慎行！」

我乖巧地低着头，等着皇后训话，那边小雀宫的门砰又被踹开了。

这次是皇贵妃，她婀娜多姿地扭进来，吆喝：「听说昨晚是赵春瑛侍寝啊，人呢，本宫瞧瞧？」

她找了一圈，看见我，眉头也皱起来，「你站茅坑旁边干什么？」

皇贵妃旁边的宫女轻咳一声，「娘娘，此话不雅。」

我像个被堵在角落里的狗，屁股对着哪都不是，稍微动一动，身后的狗洞暴露无遗。

可是不知道怎么的，皇后和皇贵妃打起来了。

皇后指着我，对贵妃冷笑道：「皇上喜欢得紧呢，没准过几日龙种就出来了，妹妹可得抓点紧。」

皇贵妃轻笑一声，「生孩子这事，谁老谁着急。」

皇后气得青筋一跳跳的，「一群糟心玩意儿，烦死了。」

临走的时候，皇后不顾宫女的劝阻，一脚踹在小雀宫的门上，刚安好的门匾呻吟一声，又砸下来。

皇贵妃施施然地转身，白了局促的我一眼，扬长而去。

我望着一地残垣轻轻叹了口气。

开门做生意嘛，被砸在所难免。

夏小炮小心翼翼地从小茅厕后面探出头来，「姐姐……我……我安全了吗？」

我招招手，「你的事没办好，我得重新给你想办法。」

夏小炮都快哭了，「姐姐，我不干了。我想回家种地养猪，这会儿老家的猪都下小崽儿了，炖一锅粉条可好吃了……」

哭着哭着，泪水从她的嘴里流出来。

我心疼地抱着她，「不干也好，我把钱退给你，跟人说一声，送你走。」

「还能这样？」夏小炮惊喜道，「不得年满出宫吗？」

我说：「我头上有人。」

晚上，萧时昀又翻了我的绿头牌。

我忙着收拾小雀宫，待赶到他那儿的时候，一身臭汗。

萧时昀捂着眼，「呵！春瑛呐，你啥味啊，辣眼。」

我狠狠地将刷恭桶的刷子扔在地上，「你有病啊！天天招我侍寝！我忙得过来吗？」

萧时昀吓得赶紧缩到床上去，「拿走！有味！」

我扒了外衣，往凳子上一坐，「有话快说！」

萧时昀谨慎地盯着恭桶刷子，生怕我一个不乐意怼他帅得人神共愤的脸上去，「朕就是问问，昨晚咱们的事儿，办妥了吗？」

我没好气道：「急什么急什么？本子都没印出来，催命呢？」

「我觉得你昨晚的提议不对。凭什么你七我三？我把喜好告诉你，我为啥不能拿大头？」

我两手一摊，「来，你自己整。」

萧时昀萎了，「眼看乞巧节，皇后和皇贵妃相爱相杀，朕没人陪着，遭罪啊。你再努努力，多介绍几个。」

「我怎么努力！夏小炮你嫌傻，皇后你嫌凶，贵妃你又说她阴阳怪气，香妃呢？」

萧时昀接话道：「太香了，过敏。」

「……」

「不是还有梅贵人和香秀吗？」

萧时昀两脚一蹬，盘腿上榻，「梅贵人私通前朝，放冷宫了。香秀剃度出家了。朕的后宫，秋叶凋零啊……」

「恕我直言，你太挑了，谁都配不上。」我腰酸背痛，也想坐过去，屁股还没挨到床榻，萧时昀伸脚给我蹬下来。

我回头怒视

他满含歉意。

「不好意思啊，你稍微有……一点点……臭。」

「萧时昀！你活该从年头寡到年尾！」

最近，我成了「专宠」之人。

他们说，赵春瑛混进敬事房，天天给自己翻绿牌。

我冤啊。

事情被太后知道了，她趁着萧时昀不在，将我抓去了慈宁宫。

「你家里是做什么的？」太后盯着茶碗子，看都不看我一眼。

「种地。」

她眼皮这才一抬，「萧时昀他强抢民女了？」

我头摇成了拨浪鼓，「没有，我是正儿八经被选上的。」

要知道，我们那波选秀，来的全是官家女子。

只有我，背着破包袱和全村老小的希望，从遥远又偏僻的小镇一路杀进京城。

走了天大的狗屎运，被点进宫里。

太后坐直了身子，「我朝从未有纳平民为妃的先例，你从实招来！」

「从哪开始？」

太后冷哼一声，「你说呢？」

想必太后对我的存在心存疑虑，我迟疑一番：

「从前，有个小孩，她自幼失去双亲，被村里的父老乡亲一口屎一口尿的——」

「闭嘴，谁让你讲故事了，哀家要听你进城之后的事！」

我被打断思路，愣了一阵儿，眨眨眼：「进城后我就被选上了。」

啪！

太后气得将茶碗拍在桌子上，「水凉了，去换。」

大嬷嬷领着整个宫的宫女撤了下去，里面留下了我们两个人。

太后站起来，一边挽袖子，一边朝我走过来，一把年纪的人了，健步如飞，青面獠牙：

「哀家进宫这么多年，还从没见过如此头铁的女子，今天没人看着，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什么叫体统！」

半个时辰后，我趴在地上，嗷嗷痛哭。

太后在我面前，气得破口大骂，「赵春瑛，哀家算是看明白了，你是真蠢！」

我捂着头上的包，泪眼汪汪地问：「那……那我还说吗？」

「说！」

「后来父老乡亲一口屎——」

「下一句！」

「哦，我进城的路，被人抢走了盘缠，于是我拼命地追……」我话越来越低，干脆不说了。

太后扬起了鞋底板，我抱着头，语速飞快，「盘缠没追上，不小心把一个黑衣人踹进了粪坑，好像……把人淹死了。」

说完我立刻保住太后的大腿，求饶道：「太后，我不是故意的，您能不能包庇一下我，我日后定尽心尽力，给您当牛做马！」

太后神色复杂，默默移开了自己的脚，「你知道，上个月，皇帝曾微服南巡，回来途中偶遇刺杀吧？」

我脸色一白，捂着嘴，「不会吧不会吧，我踹进粪坑的那个人，是……」

「没错。」

「是那名刺客。」

……

太后深吸了一口气，憋出一个和善的微笑，「哀家终于知道萧时昀为何要点你入宫了，欠了傻子的恩情不报，是要下地狱的。」

知道真相后的我心情十分复杂，萧时昀那蠢货竟然晓得知恩图报，可事实的真相只是我被人抢了盘缠，要知道那个黑衣人杀人见血，武艺高强，我盘缠都不要，直接滚回老家去。

我心事重重地走在回小雀宫的路上，老远看见有个人站在我门口。

萧时昀穿了一身明黄的衣服，站在桑树下，墨发飘逸，迎风眺望，应该刚刚下朝，他这会不在御书房批折子，跑来小雀宫做什么？

他也看见了我，急匆匆奔走过来，「听说母后把你叫走了？」

刚说完，他看见了我额头上的大包，失声尖叫：「她殴打你！」

我震得耳朵发疼，嫌弃地后退一步，「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就是磕了一下，你能不能像个皇帝一样。」

萧时昀张开手，打量自己一样，「朕不像皇帝，朕就是皇帝，朕是什么样，皇帝就该是什么样。」

「那你稳重一些啊。」我语气不善道。

萧时昀停住话头，静悄悄打量我一会儿，「你生气了？生意不好？」

我瞪他一眼，直接擦身而过，进了小雀宫。

「哎……朕还没说完，春瑛啊，大老远来，我一口水没喝——」

「砰！」

萧时昀的话阻隔在门外，终于安静下来，我挠挠头，漫无目的地望着天空，不远处，还能听见皇后宫和贵妃宫的人隔墙对骂。

贵妃宫里的人跟皇贵妃一样，阴阳怪气；皇后宫的人，和皇后一样是个急性子。

到了晌午，各回各家，吃完饭下午继续。

似乎，宫里的人，也没那么坏，大家都在努力地活着。

我突然不知道自己继续奋斗的意义是什么，当圣宠不再成为后妃们的必需品，我将失业。

于是我把怒火发到了萧时昀身上，他不稳重，甚至爱装 X，严重到即便他是皇帝，也没人喜欢他，现在，还敢找上门来！

我越想越气，准备跑到他那儿，将滞销的秘籍全部甩到他脸上，然后加入香妃举办的皇家后妃俱乐部。

一开门，温柔的黄昏里，一道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萧时昀背对着我，坐在小雀宫门前的青石砖上，仰头看着四四方方的天空。

四下无人，空旷的宫道上，几只麻雀时而啾啾鸣叫，时而低头啄食。

他听见动静，回过头来，黝黑的眸子里露出惊喜，「春瑛啊，你终于开门了。」

我愣在门前，突然觉得这一刻的萧时昀，一脚从孤独踏进人间烟火里，而我就是那个迎接他的人。

他拍拍屁股上的灰，自然地拉着我的手往小雀宫里走，絮絮叨叨的：「春瑛啊，你就没良心，水呢，水呢？」

我倏地停住脚步，扯得他后退几步。

萧时昀诧异地回头，「怎么了？」

「生意不好，没卖出去。」

萧时昀咽了口唾沫，嘴唇干裂，「哦，欠了多少银子，朕补给你。」

「你还没明白吗？人家不喜欢你，没人跟你过乞巧节了。」

萧时昀突然不说话了，僵持了很久，他认真地看着我，「那就不过，我只想来你这儿喝口水，怎么那么多话。」

他一拉，又没拉动。

我手上用力，握紧他，问道：「你真的只是来喝水？」

天边最后一缕夕阳骤然被地平线挡住，红砖碧瓦蒙上一层阴霾，萧时昀突然将我抱住，低声道：「不是，春瑛，我想你了。」

我和萧时昀谈恋爱了。

在不大不小的年纪。

萧时昀下了朝就往小雀宫跑，很快，我干净整洁的小雀宫摆满了各种奏折。

他们都说认真的男人最迷人，我也没感觉出来，一个字儿，烦，两个字，很烦，三个字，烦死了。

我将面前的奏折一推，「非得我给你念？」

萧时昀从怀里掏出个金镯子给我带上，「劳驾劳驾，辛苦辛苦。」

到了晚上，他就不住这儿了，安分守己地回自己那儿睡，圆梦那种大逆不道的话更是不敢多说一句。

用他自己的话说，专宠容易给我找麻烦。

不好意思，他想多了。

除了上回皇后和皇贵妃来找过一次麻烦，我的小雀宫几乎无人问津。

后来香妃悄悄跟我说，俱乐部要选荣誉会长，她们两个怕被我抢了风头，才对我出言不逊。

眼下，尘埃落定，皇后当选，皇贵妃忙着跟她较劲，谁还有心思管我和萧时昀啊……

最近我上了围棋，得了空去摆弄各种各样的棋谱。

眼下，萧时昀好不容易来一趟，已经坐在桌子旁喝了半日冷茶。

「春瑛啊，有朕在，你看什么棋谱啊。」

他自顾自坐到我对面，掏出棋盘，招呼我，「来，朕教你。」

其实我不太相信他的技术，他在我眼里太不靠谱了。

一盏茶的功夫，我凭借的入门级的棋艺，险胜萧时昀。

萧时昀惊讶道：「豁！春瑛呐，你好厉害！」

我笑得花枝乱颤，推翻棋盘，「再来再来。」

和他下棋，我找到棋逢对手的感觉，我们两个从烈日当头，下到日薄西山，最后一把，萧时昀狗狗碎碎地对我道：「春瑛，最后一把咱们打个赌如何？」

我赢了一下午，当然自信满满，「赌什么？」

萧时昀笑着说：「你输了，就得给朕圆梦。」

呸，色批。

我不甘示弱，「你输了，给我写一千封情书！」

「一言为定！」

屋里点上了灯。

昏暗的灯光下，萧时昀像变了个人，黑子在他手中，如一支攻势凶猛的大军，纵横捭阖，变幻莫测，我额头上渐渐渗出了汗水，吃力地左右开工，应付局势。

靠，萧时昀这家伙，藏拙！

眼看最后一步，萧时昀即将把我吃拆入腹，他执子的大手一顿，突然落在了别的地方。

「哎呀呀，输了输了，春瑛啊，你好厉害！」萧时昀松开蜷曲的双腿，抖了抖衣裳，「看来朕要天天给你写情书了。」

我恼恨地瞪着他，原来我被他耍了一天。

萧时昀站起来，说道：「时辰不早了，朕……回了。」

我腾地站起来，一把揪住他的领子，「你回个屁！」

他被我揪住，幽深的眸子直勾勾盯着我，等着我开口说话。

我气得浑身发颤，指着我自己，「我是有多丑！」

「不丑。」

「不丑你跑什么？」我咆哮出声。

他神色一僵，脸上的表情如同冰层破封，嘴角控制不住地勾起，「朕可以不走？」

我推他一把，「走，你走！别来了！」

萧时昀笑了，一把抱住我，埋进我颈窝里去，「春瑛，不走了，今天晚上说什么都不走了。」

第二天，当我光着身子从床上翻下来的时候，麻烦来了。

萧时昀因为要册封我当贵妃，跟朝臣打起来，他们一致认为，我出身贫寒，德不配位。

他回来的时候气得破口大骂，「去他娘的德不配位，一个人品质怎样跟她出身有何关系，我狗成这样，还是皇帝呢！」

我赶忙给他顺气，「犯不着把自己骂进去，此事要徐徐图之。」

因为我和萧时昀有共同的目标，我要当太后，他要当太上皇。

我和他需要一个孩子。

可萧时昀前半辈子不努力，并没有吸引到任何人为他痴狂，如今膝下无子，我俩纯属白日做梦。

萧时昀开始忙得脚不沾地，既要处理朝政，又忙着鼓捣一个孩子出来。

我有时候等他等到后半夜，困得头点地，他才一身水汽从外面回来。

「不如自己生一个吧？」我提议，「自己生总比收养简单一点，毕竟没有哪家愿意把孩子送进宫里，还养在我一个小人物身边。」

萧时昀抱着我，念叨：「那就要等十个月，临了你还要走一趟鬼门关，春瑛啊，这辈子朕就稀罕你一个，你好好的比什么都强。」

我开玩笑，「要是有个绝世美女瞧上你，你还能跟我说这话，我就信。」

说完这话的第二天，宫女告诉我，萧时昀去找皇贵妃，今晚不来了。

我没什么反应，却总有人往我耳朵里塞消息：皇贵妃的娘家在前朝立了大功，提出了小小的要求，萧时昀不得不去。

于是这一晚我早早歇下了。

转天我醒得很早，明明暑天，身边少了一个人，竟觉得冷。

天色尚早，黑黢黢一片。院子里空无一人，我披着衣裳，吱呀，打开了小雀宫的门。

本想在石阶上坐一会儿，醒醒神，一转头，突然发现一团黑影黏在台阶上，两只黑黝黝的眼珠子直勾勾盯着我。

我浑身动作一僵，尚保持着下蹲的姿势，下一刻尖叫破口而出：「啊啊啊啊……鬼啊啊啊啊……」

那人急忙窜过来捂住我的嘴，「嘘！你非得嚷嚷得所有人都知道朕跑来这儿了不成？」

我止住气，看清了来人，是萧时昀。

他袖子湿漉漉的，可见在外头待了不少时候。

我挣脱他的大手，问道：「你不睡觉，瞪着眼熬鹰呢？」

萧时昀打了个哈欠，难掩疲惫，「朕去哪都有人盯着，只有你这儿最清净。不过看你睡了，没忍心喊你。」

我酸溜溜地问：「皇贵妃呢？人家能放你走？」

萧时昀转了转酸痛的腕子，拉着我进了小雀宫，「皇贵妃明早要去见皇后，连夜准备稿子呢。」

骂人的稿子吧……

时间一晃而过，众多大臣没斗过萧时昀，统统闭了嘴。

此时，我已经有了三个月的身孕。

我封贵妃那天，萧时昀赏了不少东西，里面就有一把长命锁，上面的字歪歪扭扭的，像虫子在爬。

王公公喜气洋洋道：「这是皇上亲自刻的。」

我嘟哝道：「就知道是他，也就他能干出这种事，戴一辈子的玩意，就不能走点心……」

王公公一脸假笑，很快告退了。

那天萧时昀来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头磕在小雀宫的大门上，脑袋磕了个碗大的包。

我唤他进来，他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地嚷嚷：「春瑛啊，朕就是爬也要爬来见你。你看，朕爬来的……谁都挡不住，挡不住……」

说着说着，他带上来了鼻音，捂着脸吐了口气，「你别笑话朕……」

我忍着笑，要去搀他。

萧时昀像被烫到一样，连忙拉开距离，「春瑛呐，别碰，朕脚底发飘，别伤着你……」

我看他踉踉跄跄地扶着门走进去，一步三晃，最后倒在软榻上。

借着灯一看，衣服上沾泥带水的，没少摔。

我凑过去，说：「萧时昀，你怎么荒唐成这样？」

萧时昀眯着眼，一双眸子满是醉意，「不荒唐，她们就把朕吃了。」

他张开手掌，叹了口气，「朕得都拿回来才行啊，属于萧氏的，都得一个不落地拿回来。他们送进宫的，朕不想碰……可你不一样，你是朕的人……」

是啊，我当年一根筋地往京城跑，无意中救他一命，反被萧时昀记在了心上。

我坐在离他不远处，支着头看他：「原来你是利用我啊……」

萧时昀连连否认，急切的模样仿佛晚一刻就不会说话了一样，「春瑛，你别误会……我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你别吓我，我酒醒了。」

「还喝不喝了？」

萧时昀摇头，「不敢了……」

这样好的日子，萧时昀抱着我说了一宿的闲话，他说宫里会进来几个女人，让我离她们远远的，他很快就会解决。

萧时昀只是看起来没心没肺，可实际上，谁知道呢？

最困的时候，我迷迷糊糊问他，十年后是什么样子的。

萧时昀一本正经地说：「没了那群毒瘤，政治清明，海晏河清，朕有一妻一子，几个贤臣，下了朝抱着孩子听听戏，放放风筝，再从大臣里抓一个当夫子，空下来的时间都陪你。」

后来，小雀宫被围成了铜墙铁壁，我得了空只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听说宫里新来了几个秀女，个顶个的好看，我老毛病又犯了，拿了画来挨个品鉴。

如今我是贵妃，身边多了不少察言观色之人，但凡在一个画上留恋太多，立刻就有人「替」我教训她。

我还是听到传言，才知道有人打着我的名号欺负新人，这天中午我发了一通好大的火。

好巧不巧，萧时昀来了。

他刚进门就厉喝道：「赵春瑛！谁给你的胆子！快把手里的恭桶刷子放下！」

我挺着大肚子，咬牙切齿地威胁宫人：「到底谁干的，自己站出来，别等我查，查到了统统给你们卖出去！」

萧时昀半托半抱将我拉进屋里，打掉手里的刷子，冷着脸道：「不知道还怀着呢？你这鸡飞狗跳的劲儿让母后知道了，非得踹你两脚。」

我气得不行，指着自己鼻子道：「我赵春瑛从来都是友爱妇女，从来没干过欺负人的事，他们砸我招牌，我能不生气？」

萧时昀压着我的肩膀，摁在软榻上，「行了行了，他们爱欺负就欺负，我知道不是你指使的就行。」

他看见我摊开在桌子上的画，仔细端详一阵儿，「有好看的吗？」

我白了他一眼，「怎么？想找一个？」

他啧了一声，「赏别人的，朕又不喜欢，别耽误人家。」

我随手指了几个，却没想到惹到了人，晚上起夜时，一簇明亮的火苗自小雀宫东南角开始，眨眼工夫迅速波及整座宫殿。

我应该庆幸自己睡前喝多了水，在所有人都酣然熟睡的时候，我扯着嗓子喊醒了大半个皇宫。

就连萧时昀都是睡意蒙眬地从被窝里爬出来，光着脚陪我站在小雀宫宫外，一脸木然地看着它烧成一撮灰……

萧时昀气疯了，「他们这是要把朕一起烧死啊！反了！彻底反了！」

小雀宫的火吵醒了半个皇宫，萧时昀的卫队把剩下的半个也掀了个天翻地覆。

我从来没见过萧时昀震怒，整个夜晚，他都冷着脸有条不紊地下达一个又一个命令，天明时分，我已经记不清他揪出了多少人，又让多少人当场自裁。

东方破晓，我握住了萧时昀的手，他还在微微颤抖着，手指冰凉。

最后，他侧过脸，「春瑛，你怕吗？」

我眨眨眼，「有啥可怕的？我们老家经常有火蹿房梁上去，人没事就行。」

他说：「有人要害你。」

「不是活着吗？害回去呗。」我肚子咕噜叫了一声，还有点犯困。

萧时昀突然笑起来，最后紧紧将我抱在怀里，「好，我听春瑛的，害回去。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小雀宫的烧毁只是一个开端，随之而来的暗害层出不穷，无色无味的毒药，不知哪里来的野猫，还有掺了红花的安胎药，我都习以为常了。

萧时昀不放心，把我挪进了自己的寝宫，有大臣知道后，说了闲话。

萧时昀气得反唇相讥：「朕的地盘不住赵春瑛住你吗？你先生个龙种出来。」

结果给人家气得半个月没上朝。

随着生产的日子逐渐临近，萧时昀「病情」更严重的了，总是疑神疑鬼，就连我的枕头，他都扒开棉絮看了，才肯放心让我枕着睡。

与此同时，萧时昀在前朝大刀阔斧的整顿，仿佛有人在后头撵着他。

我翻出了自己的小本本，偶尔在上头写写画画，婢女好奇地问我，我就偷偷藏起来。

十月初八那天早上，我刚起不久，正穿袜的功夫，腹部突然一阵绞痛。

萧时昀听闻消息，朝服都来不及换，着急忙慌地赶过来，来到后得知宫口开全还得几个时辰。

他揉搓着我的手，眼眶通红，「春瑛啊，你疼不疼啊……」

我咬着牙，瞪着眼，「能忍……」

萧时昀说：「我心疼啊，我忍不了啊……春瑛，你喊出来会不会好点……」

我疼出一脑门子汗，「你能不能出去啊……」

萧时昀不，屁股跟黏在地上一样，干耗着。

等到日头高升，稳婆惊喜地大叫一声，「娘娘，十指了，能生了！」

我早就疼得说不出话来，紧紧攥着萧时昀的手，胡乱使劲儿。

萧时昀在旁边大气不敢喘，除了干瞪眼，屁用没有。

我气得推他，「你能不能出去啊，我好烦……」

萧时昀脸都白了。

第一次生孩子，没什么经验，最后人都迷糊了，似乎听见了小孩儿哭，也听见了萧时昀咆哮。

我刚要闭上眼睛，胳膊被人狠狠掐住，紧接着神智回笼，耳边是萧时昀的大喊：「赵春瑛，你敢闭眼朕就把孩子摔死！」

我眼皮子发沉，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你做个人吧。」

谁生完孩子不累啊，累还不让人睡了？

刚闭眼，萧时昀又掐我，他是不是有毛病？

睁开眼，发现他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泪。

我问：「你哭什么？」

他不回答，捧着我的脸，颤抖着说：「春瑛呐，春瑛，你别丢下朕，争点气，别闭眼。」

我什么都不明白，浑身乏得很，听见周围人乱哄哄的，什么血止不住，什么命保不住……

我吃力地眨眨眼，哭笑着：「不能那么倒霉吧……萧时昀，我第一次生孩子，第一次啊……」

萧时昀豆大的泪珠子一个接一个往下掉。

我哽咽着笑了一声，「枕头下面，有个名单，都是我的仇人，麻烦帮我报仇……」

萧时昀手忙脚乱地抽出来，翻开第一页，笑出个鼻涕泡，对着我柔声道：「邻居家的鸡啄你也算？」

我咯咯笑着，想去握他的手，却没有力气，「对不起，要留你一个人了。」

我想起了那个黄昏，萧时昀背对着我，坐在小雀宫的门外，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影子上长满了孤独。

萧时昀泣不成声，堂堂七尺男儿，哭得跟个孩子一样。

真是对不起啊……没说过我喜欢你。

我其实什么都懂，从前不敢说，怕你得了真心就肆无忌惮，弃之敝屣，如今更不敢说，怕你挂念一生，画地为牢。

谁都没想过，生个孩子能要了我的命去，时间太仓促，萧时昀的脸我怎么都看不够，明明心里压了许多的事，明明自刀山火海里披荆斩棘活下来的人，却喜欢陪着我胡闹，喜欢装成个傻子，没心没肺，嘻嘻哈哈。

这种时候，遗言总是多得说不完，

「窗台那束花别忘了换水，桌面上摊开的手帕，还有几针就绣完了，记得找人补全，你落在我这里的玉扳指收在梳妆柜的第三层，和你送我的簪子放在一起。对了，灶上温着白粥，趁热喝。孩子我就不问了，你好好养大，十年后，带着他去放风筝，请个最厉害的夫子……」

我越说声音越小，窗外的光线渐渐模糊，萧时昀的脸逐渐隐匿与黑暗。

闭上眼睛那一刻，我动了动嘴唇，无声地说了一句：我爱你。

番外

我是本朝的大公主，萧竹竹。

最喜欢的人是父皇，据说从出生起，他就把我带在身边，寸步不离。

他们都羡慕我，因为父皇太凶了，动辄对着朝臣破口大骂，我有幸见过一次，他把一个白胡子的老爷爷骂的失声痛哭。

母妃的笔记上写了：「要尊老爱幼。」

父皇却从不照做，不光骂老头，还总是把人贬去偏远的地方。

总之，我出生后，父皇前前后后教训了不少人，几乎每年我的生辰，他都会送一个家族离开京城。

直到我十岁这年，父皇脸上露出了笑容，摸着我的头，「竹竹，父皇给你娘报仇了。」

他们大人的事情真复杂，但是有一点是真的，父皇喜欢母妃，每天都会带着我翻看小本本上的笔记。虽然他从不照做。

最近，我有了一个夫子。

也是个胡子花白的老爷爷，他总是一本正经地往前面一坐，喋喋不休地念一天课本，我不太喜欢他。

旁边伴读的小孩也不喜欢，我连总是偷着从后窗户翻出去，跑到御书房里偷点心吃。

父皇好几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夫子找上门的时候提着我的后领藏在桌子底下。

可以说，我是天底下最了解父皇的人之一，他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是一个面孔，跟我说话的时候又是一个面孔。

我皇弟嫉妒极了，追着问我秘籍。

我说都是看在母妃的面子上。

他就不说话了，默默垂着头，可怜得很。

父皇偶尔会考校功课，皇弟不爱念书，回回挨打，我总是坐在旁边吃点心看着。

可是最近我也不爱吃东西了，总是唉声叹气。

父皇问我：「竹竹，谁欺负你了？」

皇弟支起耳朵偷偷地听，过了一会看我不说话，接茬道：「她看上了伴读那小子，像让他当驸马呢！」

父皇说，「不行。」

我恼了，「为什么不行？」

父皇不紧不慢地说：「那么轻易就娶了朕的公主，白日做梦。」

我噘着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是喜欢他。」

父皇叹了口气，放下笔，「你还太小了。」

我不服气，「不小了，都十岁了。」

父皇哼了一声，「父皇认识你母妃的时候，二十出头，你还早着呢。」

我大喊道：「我不信！」

父皇好像并不在意我信不信，「不信去问你母妃。」

皇弟探出小脑袋，希冀地问：「母妃身子好了吗？可以去找母妃了吗？」

我昂起脑袋：「笨蛋，母妃今早还让人叫我回去吃鸡蛋羹呢。」

皇弟站起来，「那我也去。」

「等等。」父皇叫住我们，正当我以为父皇要教训我不告而别的时候，他老人家也站起来，「朕也去。」

我和皇弟更高兴了，一蹦一跳地走在阳光底下。

小雀宫门前种了一大片桑树。

树下，有人慢悠悠走出来。

皇弟高兴地喊道：「母妃！圆圆来看啦！」

我不甘示弱，「圆圆，你狡诈！」说完也一股脑地向母妃扑过去。

我成功扑进母妃的怀里，她抱着我笑得开怀。

圆圆则被父皇拎着后领扔到后面去，「小胖子，别累着你母妃。」

我哈哈大笑，圆圆委屈巴巴地跟在父皇后面。

父皇拉着母妃，踏进小雀宫，连脚步都轻快了。

圆圆嘟嘟囔囔的，「母妃身子不好，好不容易见一次，都被你抢了，烦人精。」

我对着圆圆吐吐舌头，却拍拍母妃的肩膀，让她把我放下来。

我们都知道母妃身子不太好，隔三岔五地生病，据说是当年生我的时候被一群坏人害得差点丢掉性命，父皇拼了命把人救回来，养了好多年，才慢慢好起来。

别人都怕父皇，其实他们不知道，父皇怕母妃，母妃皱皱眉头，他就如临大敌。

「竹竹，你可要好好选，他要是像父皇对母妃一样对你，才可以嫁，明白吗？」圆圆一本正经地教育我。

热饭摆上了桌，不远处是父皇和母妃的窃窃私语，圆圆倒腾着小短腿跑进屋。

我攥紧了一个小小的香囊，笃定道：「一定会的！」

